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李仲㢞　較

序

大中丞李公八十壽序

今海內縉紳先生稱功成名遂身退而康寧壽考奄有祿善之養者無如大中丞李公公春秋八十四方桃李三黨姻連乃至前際後際之辱知交者檝幣徵詞頌公平生所自得以侑萬年之觴太史率其家弟子選樂而將之金綺紛墨炫轉焜煌而眇眇小子顧

獨無所與于青黃黼黻之觀也竊請諸家稿聲傳而耳受焉則有頌公姱脩之節者曰却袍價于署藩揮操賞于標卒還朱竿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鄉而姱節不勝紀也則有頌春溫之施者曰賑千億于東藩免萬人于征播飼餓累于棘林脫談齚于久縶活張福祖數十人于十年盆覆之間而生全不勝紀也則有頌廉讓之道者曰免壽官之叙辭儀郎之調請循左轄之轉而濬漠不勝紀也則有頌幾先之畧者曰叱安酋之班見鮮新會之煽摇戢從化之商鑛而

智量不勝紀也則有頌清强之守者曰謝江陵之贄文勤四明之謝札罷戚晼之殊卹抑椒房之請價還兩璫之手揭至今制府色變左司擲盃而謇諤不勝紀也則有頌潛移之福者曰减西山游幸之儀消黔首跳梁之禍殖二東杼軸之空止藩邸湖壖之請永便國漕休養民力而功德不勝紀也諸所載記纚纚洋洋若河漢無極予又操何說以羞于公傳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聖人之道豈有小大哉要就賢不賢之所識云爾其不敏請得誦其所識

當公之爲諸生也家特貧而公挺挺自力凜然不可狎玩嘗陰雨齧先壠之道滹坼不可止里人且蠶食焉公買金而築之峫谷如砥未嘗以無爲解也君子曰此韓氏可置萬家之緊也公甫立産而族之黠者竊之以自償其逋事聞于官官直之公必請釋之曰寧人負我即甚黠而其貧可念也君子曰此晏子仁施三族之緊也世世臣巨室爭以其子弟贄于公公必斠量日月然後受餼嘗廷對還而館人饋如約公弗納也曰吾平生不負人而負脩鏇哉君子曰此有莘

氏一介不取之槩也其初以童子侍公所見公問視
溫凊之儀擇交憐才之務辭受進退之防讀書談理
正己物正之度大都皆廟堂公輔之規而以觀今諸
家所頌公之節之施之道之畧之守之福無非其家
修之庭闈之若玄氣之運春秋冬夏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而揔之其㣲美不可勝紀也傳曰行不愧影寢
不愧衾非其誠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其
誠之動耶某不斂竊欲以此頌公庶幾大人之道而
安享名壽之本孚公今年八十好學而勤施强飯而

自玉終日危坐每念其所與游雖百里之外者耋之
英太史必厚施而肅迎之以媚于公公爲加飡甚竟
日既退則却掃如故門館寂如也或謂公之于攝生
已得術能知来公謝無之已而笑曰曩者在齊越間
意若有動焉吾斯之未能信也第守吾先大夫主善
之教自墮地迄于今不昧本因不負親故而吾堂下
人能述吾事聊此自適耳嘗夜閒金粟而喜念一往
不可以風質明太史奉籃輿進則已作亭而龕之青
黃文之矣公大笑樂而豈置吾與境即擱檻故不待

脫風吹耶凡公之取適類如此其竊意神仙無異術即公之節之施之道之畧之守之福之司于家者是即太史之祿養必主善而是也請書之自務于識小之義云

沈聲遠七十序

予年二十則後先君讀書沈聲遠飛翠樓中遂相約爲兄弟交而是時聲遠以文章名噪于時一時同志之彥咸願交歡聲遠聲遠肅志而酬之絃誦相鬪歌呼相屬人人愜所願以去而聲遠絕未嘗有燕見之

容爾汝之譚人謂聲遠方年少乃能自立于不競之途而不知其勁挺有氣力非公正不發憤蓋天性云當是之時聲遠祄肩徵仕之業奉其兄孝廉入理家政出交賓客歌塲舞席往往達旦而聲遠未嘗稍懈于學退與諸氣類屈首咿唔無異寒素人謂聲遠且旦暮摩天矣用以射主司之彀輙小勁而大却聲遠怡然弗屑也曰丈夫期無愧于志何命之能爲毋抱憤南還擊唾壺自喜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久之而喟然嘆曰吾安能提鼻忍息冤大冤如箕沾沾父老

前哉乃退而葺廬闢畝期自愉快然聲遠多男子所
入既不償其所出而性又喜嚴飾及禮乃止又內外
之政總于一身而聲遠始稍稍疲于酬應矣然遇事
敢前見義不讓所期無悔于志者庶幾窮益堅老益
壯也予嘗以女婦聲遠聲遠見輒憐之曰元長之女
予聞赧然予與聲遠束髮受書志欲爲古人才亦不
必不如今人而區區惟兒女自憐命果不可爲哉然
聲遠猶能自享其道剛心猛志屹如少壯時而予伶
俜連蹇靡然無所振于世然後服聲遠之勁挺有氣

力不辱其志也而予與聲遠皆老矣憶讀書樓中時
憑檻望馬鞍山烟嵐如黛片月出房心從東巘起相
與徘徊忘寢嘆人生心境泠徹當爾今觀聲遠要不
愧是而予僕僕泥土中至老不得休視聲遠所得又
何如哉聲遠今年七十親賓捧觴以進咸侑之詞而
予固不能吐婉媚語以相歡爲寄聲遠檻外青山天
中明月長在几案間不異曩時可以樂而忘老矣

表兄李善叔七十叙

昔在己酉予家中表兄李善叔春秋六十予爲叙述

其夙昔行游之槩用相娛樂善叔覼縷然曰此獲我心
顧視嫂張夫人藏之張夫人者善叔繼夫人維持調
護其諸兒女于窘悴之時者也又十年巳未則善叔
儼然爲七十歲人稱古稀矣當是時予再請操筆以
從而善叔之言曰吾每視此十年間縮粒而食節縮
而衣吾內子嘸嘸若不能適晦朔忽然至于今料理
前境吾又未嘗不開口笑也則吾內子之力多焉吾
自少不解編衣檢銅迄今如故而吾所好若供花課
之事庶幾苟完然吾每視內子辛勤作勞幾不自支

者數矣予曰昔李方叔晚更貧困政賴魚軒賢德能
委曲順適其意蘇子瞻聞之曰不爾人生豈復有佳
趣乎令若此兄可以自得而偕老矣又一日予過善
叔夫人方緝纑自將指麾爨人爲數十人具予問故
善叔笑曰細君太早計謂吾百年之謀不宜在七十
以後且及其才力疆健時也予悚然稱賀曰香山有
言譬如遠行裝束了臨行且住又何妨予嘗笑此老
不解事如斯福德故在功名富貴早自斬截人豈易
而談而兄乃以方叔既老之遇兼香山且住之觀即

使兄中歲不困厄高門腴廩婐褢時志氣憤盈不鞭其後求爲今日豈可得哉于是秋雲漸高時維八月夫人方採鑑湖之蓴藏麻姑之酒以羞于善叔予爲歌旣醉之章三進爵而退幷絶其說善叔步若行雲目如秋水不知者謂可五十許人意必有吐納導引之事故不知其有以自老無入而不得也

於潛尹王公七十壽序

於潛公春秋七袠誡門者勿入友人之幣且不得徵文徵文非古也不可以訓予謂七十而文之卽予有

所弗敢謂於潛七十而弗爲文寧不師古吾弗能已矣蓋予丱而雁行於潛毎退若有得焉稍長而睎之文若有企焉既壯稍窺其一班則瞠目縮舌歛手退矣蓋其淩厲顧盻之致令人驚怖不可得而相云當是之時其家朝列大夫與兄京兆翁方以家學冠冕當代而於潛用文章起狎圭齊盟諸與盟者率窺於潛一班頹脫而趣風於潛獨落落無所合既試爲令得杭之於潛潛地僻小或謂不足轉垂天之翼而於潛意嘗廩廩不務搏擊進取以祈非常之效潛士民

德之一以爲慈毋一以爲嚴父而當時之官於杭者若御史大夫若御史若監司無弗以於潛之有循良吏也薦之朝朝論煒然顧獨稍隔弗下而於潛喟然曰嗟乎吾故知不能以里選自容于今時吾故借進賢冠聊試雙屐但飽天目苕水之遊吾事既濟矣遄賦歸来雅亦不欲垂五栁自見清簟跡簾手談忘倦幾三十年人無窺其際者縣大夫毋爲於潛下榻謝郝往乃使侍者徽諷之將賓之于三達之宴則於潛去之七十二峰之間冠纓幾絶矣於潛性好奇俠急

然喏聞海内竒偉卓犖之觀與夫草木果蔬之異必令寓目既去弗恡于懐而獨不能忍其寒儉苦削之事晚歲固窮絶不令人知之賦詩飲酒泊如也張子曰夫於潛公聰明質行人也聰明不類今人雖有深中多數之士毋能欺公質行實逼古人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於潛公聞𩕳然命門者入之於潛五十輒投簪自免病幾殆始舉子二人今已搢衣冠進古稀之祝說者謂王氏世德姤公之才而綿其筭俾昌俾熾盖有天道焉

徐幸之六十壽叙

徐氏于吾鄉之族最著而久嘗卜居南郭口人稱南郭徐氏其先既以孝弟詩書仕宦顯于時又多長者善其所與居詩酒文社往来談笑以爲常其里之人化之相敦固故南郭之風用徐氏顯嘗爲吾鄉最入其境者如武陵桃源不識晉漢其後太史公既貴奉封太史先生城居幸之遂不内徙居南郭如初好風良夜三三兩兩或促坐偎紅或晴郊拾翠南郭之往來談笑又以幸之顯幸之爲諸生名甚噪而心不甚

好之嘗語人文者攬時之物也時幾何哉吾毋笑藍
衣人手捉非時之策忍息貴人前即幸售不乃老日
月之下安所用之吾請領麴部封侯醉鄉自快耳闘
者未之許而幸之遂用其說至今幸之之先與吾家
世善予與幸之年先後耳而幸之盱視叱咤意常不
可一世予見多倨揖過之弗與深語乃幸之敘人倫
必相及其後予僂而過之則幸之必止之使爲客予
客幸之安焉而後南郭往來談笑之席多爲予設觴
即予懶不數就故人飲食闘幸之召輒往人曰子辭

故人就幸之邪予唯唯夫幸之蓋直心爽口容衆尊賢夫所謂隱于酒而得全其天者也其盱視叱咤天性故然令幸之曲其意諧衆爲務論論訛訛于幸之何觀乎幸之有秋田花徑足自娛歲入必務了麯糵事勿問其贏厄匜觥斝量而後進不引人入勝地不肯罷或墮珥褫屨興乃愈酣一時顛人騷客樂就幸之飲曰如幸之乃可與飲矣張子曰幸之嘗語予吾讀醉鄉記而樂之遂習其俗知作者之言不妄蓋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諸人直旦暮遇之矣今夫儒生

誦法孔孟謂必見之行事甚壯然無至者吾南郭悊
尺醉鄉輒至之子盍問津焉然不知幸之故有濟勝
之具能至之也郭悊先好飲醇酒嘗與役夫小民入
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予甚不然其說昔
武王使周公作酒誥拓地五千里而後與醉鄉達蓋
禮義之國豈有是焉吾觀幸之定交後求必介必潔
雖復酣歌自放恭不侮人雖既老侍其家太史公凜
凜有子弟之色夫所謂如幸之乃可與飲者乎蓋悊
先有作達之心矣然聞悊先見人無貴賤長幼必呼

猶幸之故嘗云爾豈有說邪幸之既滿甲客請觴焉
幸之曰吾久忘之毋落吾醉鄉事且飲酒

顧章甫六十壽叙

予與章甫同里居也章甫年入立境髯如戟顧于其
族行卑諸項而卅者得從章甫襍下座即雜下坐故
多師事章甫而章甫凜凜弗肯渝也顧氏之族既衍
多嫁女于外所嫁女家頃而卅者半出章甫門下然
多襍下坐章甫弗渝也以故章甫雖髯如戟手雅不
以年自見于族里而予游里中諸兄弟間辨毛而燕

幾不作第二人矣章甫又数以內行推予予笑曰若以爲常游外者聞邪盖章甫後予兩歲今年六十矣章甫爲人敏事愼言不肯以色忤物以智先人居常自檢多長者之念歡燕間顧取自適爲務常夜被酒群少年方徵歌相逐甚樂也章甫曼聲和之雖盛訕噪鬨爲阻又囅然曰但使無碍于物何至自匿吾性予每語人凡章甫所以游世皆歌也性健飲多不肯盡必里兄弟屬之戲相口語輒逾其量而興加酣或又言章甫之酣乃其未盡也章甫低頭就之多啞然

自笑以故里兄弟愈益交歡章甫既久彌連即座無
章甫飲情多不怡知其取自適而已矣張子曰以予
所見章甫如此乃其中故有所自持非偶而已也章
甫之先有善産升髦棄之或語章甫君胡不拾棄餘
自補章甫笑弗荅已更貧困乃獨身肩内外族黨之
應與其一時俯仰燥濕之勞不廢嘯詠如章甫奇矣
昔與章甫游雨必命屐宵必張燈嘗暮夜飛霰擊射
章甫醉舞六花中呌呼自快里中猶傳説其事曾幾
何時予既連蹇善病而章甫亦滿甲稱六十歲人時

時捲簾晝卧然則吾兩人者皆老矣雖然章甫蚤畢婚嫁喜自放習養生眉間㸌毫隱約有光氣面可如四十許人其爲壽者相無疑耳桐往盍以予言進章甫必盡觴毋强之而後可也

周茂仍六十壽序

予曩者求友于吾鄉得三四人焉皆倜儻自喜不屑當世局促之務時相與盤旋揺青舞綠之中白眼看天振纓長嘯融融然不知其樂也出遇老儒先生欿顑減頷多自憐其生平交游之盡心傾不然其說出

門同人其誰得而間之比者涉世漸深交游遞代溯曩所游三四人者已如晨星隱現落落于天光雲影之間矣衡門之下間闃履聲獨吾茂仍一人時乘小艇見過數言別去耳予得歲先茂仍凡六年而定交時已心下茂仍自謂必不能及何者茂仍詳而予疎茂仍涉而予便欲身履之也奏茂仍當年之技可以速得志于時然其心已能自放盡茂仍之致于世務都所不屑而討故有所復之足其才分之所止而休焉故凡人世之所宜有茂仍無所不有人世之所宜

無茂仍能均節之至于無所不無語云造化逸我以老夫誰無逸我之時而常患無我逸之境即予與茂仍分形而老宛然兩境矣今年茂仍春秋六十飲酒談笑都不減曩者壯盛之時然亦稍稍寄慨于知交之落落蓋嘗語予吾濵湖而處孤吟蒲蛤之間若逃虞[redacted]焉捲簾晝卧猶不能消如年之日則拉子弟之最少者相與博塞爲娛或焚膏繼晷則已耳嗟乎茂仍而猶憶向者見老儒先生自憐其生平交游之鮮耶雖然茂仍亦何必知交爲娛樂哉庭前忘憂之

物鏗金戛玉如塤如篪而茂仍又能自吐其五色諧之八音擊瓮扣缶皆可以叶鈞天之奏短歌長什必不屑爲不得志于時者之聲其亦可以樂而忘老矣陞子敏嘉邀予爲倚觴之詞以觴茂仍夫予與茂仍敏嘉同行兄弟也而予年特長敵嘉又嘗以一日之長推予予無得辭而計所以觴茂仍者亦無如同行兄弟之樂仰面看青天而歌白雲也憶昨者茂仍五十時李讓由爲政約以十年後當作莊語今日之役染毫數行輒抹去固知性情之交雖至于髮禿齒豁

若嬰兒然果有此理矣

李太史五十序

太史先生既爲中丞翁開八袠之又明年而春秋五十客有請觴太史者謝曰家尊幸邀天子之恩懸車故里安此無事靜坐之適甚善予不類又適中讒口得以其間侍杖屨奉色笑旰夕相懽也予不類自視如方孩焉而諸君五十之也耶不虞早計乎客固以請弗可而太史之中表弟孫子六符朱子元越惠問張子且請其詞張子曰夫以人間之五十爲太史壽

也者似早計爲太史之奉中丞與三一諸君子之奉
太史氏則今五十其時矣昔者中丞之舉太史也年
巳入立境而太史今五十翁毋靦然于今昔之遇欣
爾有喜内自慶其積行履仁之素斯亢世之榮名福
禄與其安享之數多不相值而安享者之于清暇又
未必相遭太史不憶觧省時歌鹿鳴南耶手持先資
之信將引滿而奏之謂故所庭訓若左券焉而翁方
自靖于朝南北之勢弗得也又不憶避世金馬時耶
木天藜火得所未聞將引滿而奏之乃至國家一切

大禮大役大兵意欲商確其故所稱說未必盡者而
中外之勢弗得也古人介壽要惟聚所順以致之于
親其禮無節舉無時又況以太史攬揆之辰奏三一
諸君聚順之義即翁詡爲早計其實深喜之矣太史
不予鄙嘗進余與中丞語而竊觀其祖孫父子兄弟
之樂未嘗不驚詫希有也翁用文章起家喜人談說
其事而三一諸君子時進所課太史氏從傍標識之
襟以近世文人風流吐納翁爾順翕翕焉或縱談古
今忠孝廉節與一時賢人君子乃至羽衣化人御風

冲舉或瓊島不夜之關茹芝餐柏若古歷商周之代其人者互序所閑用相娛樂而翁顧翕翕焉或曲宴廣席歌舞喧填太史率子弟侍坐翁側觀場案拍識道賞音翁順翕翕焉蓋中丞翁之履順即今古未數數矣當太史之被讒也翁色意大愴曰奈何當事者以取代故螫吾兒且憎愛之口何得慫焉請直之太史怡然謝曰天故以兒常侍吾父止或尼之適吾意耳君子曰純孝哉太史忘其黃閣而奉親雖然太史不聞謝太傅耶東山觴咏不徹豪華紫羅囊之誡忽

去所佩識者知其念不忘天下也即中丞儉于取數
卿從太史氏之善養毀譽不入其心當不令輔世之
才常勤左右而異日者太史氏之廟望民瞻屹如山
嶽其終不爲蟬口所噪無疑也三一諸君子方摶風
九萬里而又不聞君家觧省時金馬時懸懸兩地耶
請持諸君之觴奉太史太史戲彩而進之中丞翁庶
幾古人能不失時之義歟太史囅然曰敬諾孫子朱
子顧余次其說序之

金翁七十壽叙

箕疇斂福必歸之攸好德此千古不易之理也然世有修德而不必福之斂者則驟享其名者當之夫名者造化之所惜也盡德而名無餘德矣浮其德而名有餘名矣名既造化之所惜其誰能驟而餘之閭巷積行之士厚薄小大近遠皆可以責劵于天然非天意之所注特生一人以爲斂福者之鵠而開其子若孫無窮之緒則必驟享之以名即其名或未盡德而享於其後其後之人決然而充盈者皆非天之所注者也淳伯與予爲忘年之交當是時淳伯甫弱冠耳

其舉止言笑居然長者竟日與言無浮佻輕儇之意
而多濶達沉毅屹然有所不爲之槩予心異之因是
識惺初金翁醇靜簡淡君子人也故嘗私于吾友許
仲嘉曰天將昌金氏歟吾游其父子間如觀古敦彝
焉雖爲器矣于是金翁七十而文舉徵予爲侑觴之
詞予不能辭也按金氏其先處吴淞之墟孝弟力田
爲務翁稍長冐姓唐氏人稱唐惺初至其子淳伯猶
唐姓云翁甫三歲島夷内訌突入金氏舍家人怖匿
翁呱呱于林夷人獲之而去咸謂肮翁于𠀾矣未幾

夷又貫群兒置大囤中列炬炮之而獨抱持金翁祚乳哺嬉戲狀里人嘖嘖謂金氏有世德天將存翁以昌金氏而翁果長者積行累義隱居市廛之中垂五十餘年人無知者淳伯既攻文輯藻頡頏當世之士而翁厚自歛餙無為世人所爲嘗語淳伯曰學猶埴也薄者先壞予聞益竦服其言即淳伯昂霄聳壑將在旦暮之間而翁意愁如不自喜也斯其人非天之所注以開金氏而爲歛福者之鵠乎哉雖然翁既逖名而貽之淳伯淳伯又無近名以康金翁語云樹德

務滋盖予觀金氏父子之間而以爲皆天也就使淳伯指日摩天其必能守翁猶埴之教卓然有立于時夫予故有所信之矣雖然翁之所以教養淳伯與淳伯之所以善事翁者皆非世人所時有予知之淳伯方年少翁特貧朝夕之奉淳伯何所不親焉而翁期淳伯甚遠無姑息之愛每所課義膾炙人口而翁顧始翕翕動也君子曰勿助勿忘其金翁之教歟而予以爲即翁之教淳伯者亦天也文舉曰善

陳繩伯六十壽序

余爲兒時不敢擅通賔客惟是二三世講兄弟歲時
相往来課義相矜式而年齒亦不甚相先後獨繩伯
後余數歲而近此于其時稱最少矣而繩伯談言斐
亹遒然有鴻鵠千里之思指揮顧眄往往屈其一座
嘗相與應試童子科講明經術多老儒先生所未吐
余時心下繩伯不乃愧我十年長哉當是之時繩伯
既慷慨自命謂可俯拾經生事而世眼摸索亦時時
得繩伯與準繩内外之間然而繩伯之意故已謂此
區區者不足與以圖聊以述我先世未竟之事則止

耳又復久之而所更爲人子爲人父之事紛至遝來了無後悔繩伯曰嘻我始以此區區者不足久圖乃觀人世之遷化于吾身亦竟何有哉當是之時其意念故已在世出世間矣盖繩伯敏于見事而淡于取名階除玉樹既已暉映先哲而連枝拔起謂可留其有餘以憑造化然而帳中之業星羅霞布即造化無如繩伯何矣辛酉之歲繩伯方卜居玉山之陽余將過之客有言繩伯既滿甲者屈指信然因憶往年其封翁携繩伯過草堂從丁漳南觀奕先貢士呼余出

見繩伯定兄弟交爾時繩伯髮未燥也四十年餘都成白首回視童時二三兄弟如晨星落落多在隱見之間然計其所得無如繩伯者蓋其父子兄弟之相遭足以安繩伯世出世間之事仰而望山其亦有樂于茲辰也已

戴孟千六十壽序

予少多朋友之交謂人生歡暢無如友者比年玄髮漸霜步履蹇嗇而又不欲以無明向人意有所適時時旋目而思敘憶曩時引商刻羽之槩與其偶然飲

酒談笑之歡垂四十餘年忽忽皆如昨日事間一縱
步不造友生抵西林輒止則輒見孟千氏往来古刹
間執經者常数十人折繭擢毛聲出金石如聽石渠
白虎問辨錚然孟千雅亦自喜兩瞳子爍爍眉間隱
約有光氣相與把臂入林談説當世松沸烟清叅横
月落無倦色孟千非主予亦非賓兩人自謂歡暢無
異曩者壯盛時亦何知人世升沉今昔之異而孟千
春秋满一甲矣許叔顒曰往與孟千作社翻眉目同
社生多在兄弟之間而今六十也耶則請以予之言

爲孟千捧一巵而一時諸君子之交孟千者爭願具
姓名爲孟千壽予惟以詞侑觴動稱虗願非吾黨所
祝孟千之義而要其平生志行挺挺自持非是非利
害非遷易則斷斷乎有不可及者孟千故儒家子而
贈翁之去孟千也早與其弟鄖陽公孱然孤童耳而
閭巷戚黨間罔敢色易之稍長能文章輒驚海內之
具隻眼者如王吏部諸儀部之屬駸駸推孟千如飛
免繡虎矣而孟千每慨然于功名之會自詑須眉男
子不能天飛即行其心之所是而必享其力之所能

故四十餘年之間其所奏射覆弄丸之技所就邁往軼羣之儔所急噓枯吹生之事乃至所奉蒸嘗伏臘之遺所篤孝友緩急之務取之寸心給之五指亡不餘裕而孟千不自勞也把鬚胡盧白眼長嘯曰吾所能爲正此吾祈無愧于衾影而已矣諸君子以此觴孟千其亦有當乎許叔顒曰殆有進焉夫行其所是而享所能者人也嗇於其身而豐于其後者天也若不憶孟千之舉即踰四十耶而今毫端茂茂霞蒸雲變矣予覼然曰有是哉雖然予方以閒放供遲暮幸

常侍孟千足吾朋友之好雖時傾舊醅焉可矣

李仲和六十序

循鹿城涉隍而西背郭行十五里地曰黄溪余友李仲和所居處也仲和早籍穀林巳去爲成均弟子巳試爲吏吏虎林陜右間號能其職計數年謝去曰我始以吏可爲也乃名不登進士籍不成官有如是耶然而虎林陜右之名稱吏能而廉籍籍推鹿城李仲和矣仲和既歸溪上溪上人少者巳壯壯者漸老意不無今昔之感歸視其家而元道且有孫詩書禮義

之教秩如也仲和曰我曩與溪上人釣遊于此出必隨行入必隅坐而乃今撫有曾玄哉于是息交謝遊捲簾酣臥溪上人竊竊候伺起居無恙爲快稱黃溪吏隱公云吏隱公春秋六十昔所與遊最莫逆者周太叔朱元越葦方採曼倩之桃劈方平之脯酌麻姑之漿已進而俾予爲之序余惟吏隱公長者也盖自其髮覆額時與余爲隔垣爾汝之歡而貌恂恂而儀抑抑雖復淋漓顛倒之塲絕無溪刻佻佚之念人曰黄溪與星溪相望其地多名卿碩輔老儒先生麗朱

之丹所自來矣余曰不然人生一感之性不磷不緇夫不有間氣歟巳吏隱公爲諸生則名噪諸生間諸所爲馳騁奮迅之致如諸生而其人長者也巳去爲成均弟子則又雄長其成均弟子諸所爲辰酉出入之度如成均弟子而其人長者也巳試爲吏則又領袖其諸爲吏者如湖上之風秦嶺之月大略與諸爲吏者分曹而處而其人長者也巳歸隱於溪上呐然守槑幾盡斂其雄心逸態把酒問天孤往長嘯而其人長者也即予知吏隱公不盡大都如是昔王右軍

脩植花果抱子蔭孫其下時觀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資殆吏隱公今日之樂與雖然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作抑詩以自戒夫其天性長厚不與日月遷化如此我以窺吏隱公之微矣吏隱公自陝右還嘗一訪余草堂多處子檢押之行顧視老挺踈枝慨然太息意在曩者隔垣爾汝聞諸君子爲余告吏隱公老人眊矣其敦尚長厚樂善不倦猶復以吏隱公自勵也

支伯王六十壽序

王伯賀誕大都自滿甲始予不類少從諸兄弟進百歲觴于長老先生當是時予無歷行者春秋荏苒稍稍推予為侑觴之詞則皇恐謝不敢而比年馬齒漸長儕若固然錦箋溪素往往點畫泰昌元年冬知交中稱同甲者支伯玉戴孟千傅弱杲三人而伯玉以臘初三日為覽揆之辰予友顧元宰徵詞于予以通諸君子之意憶昨伯玉五十時嘗為之說大要叙其承先啟後之賢與其寬厚長者之槪謂庶幾有當于伯玉不作世人貢諛之態而比觀伯玉所以脩諸其

身見諸行事若十年之間日漸月化殆德與年並邵
而境與情俱適者乎當中丞之卜居與賢里第也伯
玉方年少豈無願自效于伯玉者各持其說以相歡
而伯玉朴誠自許絕無慆心溢志之好可以投間而
抵之隙與人恂恂竟日夕無忤色卽里中數百家之
聚若不知有中丞更不知伯玉之爲中丞郎也中丞
敭歷中外揔憲文武以其家政付伯玉人㓾而人賚
之門館寂然客至相與圍棋飲酒內外家幹絕無執
券以誅所負至反唇而爭尺寸者而伯玉亦洒然自

得饒爲飲酒談笑之適里之人亦不知中丞之以家政付伯玉也伯玉殊有鳳毛既已蜚聲藝苑即垂即雲即施即雨其勢可以廣通賔客爲方今一切賣名之事而諸子若孫奉伯玉之教却掃杜門務爲不朽之業以歡伯玉書聲鶴唳自相應發而伯玉時與賔從戚友歌吟嘯呼于摇青舞緑之間顛倒而不厭又若不知芝蘭玉樹之滿吾堦除也盖伯玉淡于取名而嚴于訓後寛于御物而周于律已跡其境地故已處世人之末有窕其宅心實已冥夫人之所必競予

與伯玉邑屋相望稱兄弟交者不下三十餘年所見功名富貴之後佩服禮義學問詩書不改中丞之道而佑啟其後之人者伯玉以一二數矣凡人生履信思順皆可以無日而不得猶不若宅安處優而履信思順者之無日不得也元宰曰善從予序之如左

宋輔卿五十序

吾鄉多風雅之士困不得志于時則去爲汗漫遊歌吟嘯呼恣所歡譆以適天下之樂或與時曲折蛇委高下不必直行其所欲爲顧其中誠有所自挾可以

表見于世公正發憤譏會放言往往排難解分至于
托孤同患愈久而不相負者蓋時有之予友宋輔卿
其殆若人之徒歟輔卿性警敏具然諾挺挺諸交酬
中不務爲脫帽露頂叫躑跌宕之俠遇所當行卒然
而就即才幹之士屏心息慮盡日不能得者輔卿優
然爲之事成而衆皆以爲適以故王公貴人多折節
輔卿或紆道就之而輔卿不自德也曰行吾之素吾
無如世何矣輔卿中歲小築東城之隅亭舍潔清卉
木鮮茂琴樽棋弈與客淋漓顛倒而不厭然多長者

遊談笑飲食傑然有志士之槩嘗語人吾生無所用
于世惟是四方兄弟之交屈指覩記僅僅數十百人
患莫與卹事莫與謀緩急莫與商確我則非人况就
中尊皆焉其于須㢠謂何故一時交輔卿者咸服其
可與久要無存沒升沉之感云予少游輔卿方韶秀
與里閈三四酒人踏月徵歌偎紅促坐然其俠節熱
腸已能自信于人人予亦重其雅自飭而今五十矣
才俊輩起風流無盡何論老成年少皆頗進一卮于
輔卿謂百歲之祝從此伊始而予友李季鷹朱節甫

等又請予爲侑觴之詞昔歐陽文忠公好從石曼卿
之徒飲酒歡笑因以隂求天下奇士予深愧斯人而
知輔卿之挺挺有氣力必能自表于世無疑也

屠殷甫五十壽序

予不類浮沉里中時與諸公爲情性之交不覺遂久
其後得吾友屠殷甫云殷甫爲人瀟洒有奇趣而特
深于孝友之性父某嘗列肆而居小營十一于四方
薄具產殷甫念父且老不得久勞故嘗以身代而休
之其所佐父婚嫁烝嘗一切細縻零襍之事所進甘

黽左右服勤之需無不津津當父旨弗以煩諸弟而
諸弟嚴事殷甫亦凛凛如其所以事父卽殷甫稍稍
游酒人吹簫伐鼓酣放烏烏自快諸弟未嘗弗與殷
甫相馳騁而長幼之節秩如也其塤箎之奏又藹如
也翕如也以故里人推殷甫善游而予不類蹇步蹣
跚或秉夜詣殷甫殷甫輒能爲曼聲相歡響遏流雲
莫不嫺好嘗欒坐小橋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高歌
大江東去棲烏飛繞不定頗明代父事事如矜予以
此重殷甫之服勤能柬諸弟而殷甫今年亦五十矣

然甫性好栽植顧不能有廣畝名園行其意環堵之
室方丈之宇盆盎紛錯魚鳥喧填又不給則龕花于
壁香氣逌然頗極四時之致或偕童子歌吟笑呼其
中或時靜默列褁者所累幾年之冊啞然一笑幾年
冊者殷甫三十後更五年一紀之曰人苦不自見其
面皇皇汲汲終成烏有吾欲以此自驗令得志于春
花秋月之場無慼額自苦也凡人生無所事事能自
放皆不爲不得志于時退而考其孝弟之行後無述
焉即不然而土苴一切謂十一不足爲則有望高門

走耳亦何能充然滿志晰夕自快如殷甫哉戴秩卿
曰如公言願採秋圃諸容龕殷甫屋壁令嘗爲典花
主而以先生之説進一巵爲殷甫紀五十不亦可乎
不類欣然笑曰有是哉遂書之且作典花歌一章歌
曰世間誰是與花人閒者是主莫羞貧石家金谷花
無數水流花落知何處獨有茅齋四壁紅年年沉醉
笑春風脱帽狂歌看年史酒盞不空亦暫爾君年可
紀吾老矣

倪伯遠五十偕壽序

蓋予與倪伯遠交三十年而愈有味其人云客曰伯遠少怙其母長色其養老婷其脩繪行其意困遂其所不爲儉充其所不取此今世之清風而若所味也有諸予聽然其是耶非也客又曰今夫伯遠貌有敦龐之色而性特頹其言不劌而銳其動也直其于細也多所不屑此今之慧人而若之所味耶予亦聽然殆是乎而非也然則伯遠何味于若予曰水之下也惟人曲折焉而人畏之者決也鴻鵠之在藪澤也可俯窺焉而弋者莫獲之上也水無決溢之性則玩鴻

鷁無寥廓之飛若蜩焉人掇之矣是故貧患其弗驕也下患其弗亢也時患其弗因也木僵自遂詑謂無求此夫絓以貧驕以下亢而與時衡不知人者也迷陽卻曲僅然自免曰吾生之徒也其必有生之患矣若者耶伯遠弗自振不得以此相語蓋嘗與之論繪矣有詔召畫史上殿伏匿橋左頸面盡赤可以爲適耶伯遠曰夫爲能忍性以賈達且將去之何匿焉爲畫山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十丈滿之可以爲達乎其戲耶伯遠曰人者何戲雖然富人子也又飲食

我而要之以纁素其誰忍之咄咄斯人乃先我得想
宥閭屬家人爲具簾蕭隔耳竟具無嚮聲予曰德耀
哉伯遠艴然夫德耀孟嘗試梁鴻以觀其意三日不
荅乃出椎布懷中低頭默默就之此相偃蹇爲名高
名蠹也吾婦非所聞婦事我賤貧久服勤老母蔭一
壁而炊挫針爲子紉綴常不足何名之圖予愕其言
嘉其尚退又語客九伯遠所自立類如此而婦般之
予所以有味乎伯遠也然予非今日之言也伯遠南
冠交予口無擇言行無擇步人或迂之予曰斯人也

久乃信其不迂而今與碩人偕五十人莫迂之故頌之矣客曰然則伯遠徒取自遂不虞作使德耀哉予曰非然也此陰陽之序乾坤之道也乾之道尊雖至于亢聖人皆以爲龍而坤不然碩人安之以成夫子之高陰陽合德其廣乎是故先嘿而漸下者時物也常然而不厭者佳境也去下去厭行其常然漸入佳境予之與伯遠不亦宜哉客笑而起桐與其弟檟樫柚等請筆之爲伯遠五十偕壽序

顧元永六十偕壽序

吾鄉多名族無先顧氏顧氏自文康公而後派數之至于今日其世稱長兄弟者實惟元永云元永自其少時與諸兄弟列屋而居南北相望一時允十有二人皆自奮于科舉之業後先脫穎去而元永與其從兄裒一獨用真素顯諸兄弟歲時相歡無不嘆服其高達自以爲弗及然裒一念不忘世承先啟後不無形神之勞而元永獨翛然自遠于翕忽馳驟之間容身而處澹志而游了不爲世眼所物色即裒一又自謂弗及之矣往予與諸君子作社攀肇顧氏兄弟間

從北識震一從南識元承每相把臂談笑竟日輒不知兩君子之不屑與社也而兩君子亦安予之固陋低佪留之不能去盖至于今凡三十年矣日者訪震一山中指數舊遊爲候無恙于元承家一語予元承今年六十與張嫂稱偕老矣憶昔與元承談笑時其子孟梅方就外傅元承輒自詡不意遂爲人父忽忽三十餘年之間人世更換不可紀極而元承口不掛當世得失之事足不履人跡馳騖之塲目不際躐陵傾檝之行一以爲處子一以爲嬰兒斯其中之所自

適竟何如哉元永初不自意爲人父而今孟梅更有
孫異日者又將爲此一時之長兄弟也易曰履信思
乎順是以自天祐之盖元永與張夫人之謂歟予既
與裒一羡元永之得志于人間世少不祈名長不狥
俗意中無日不在泉石茗飲間輒自醜其僕僕泥土
之身不足與于元永之一吷也而裒一固以章甫促
予叙其說則予又何說處於此予每觀載籍所記梁
孟之事心輒恨之謂德耀作使伯鸞偃蹇已甚惟龐
德公偕隱鹿門無事可見陳季常晚遯方山妻孥並

有自得之色此兩人者意其深穩可喜然亦不無蕭瑟之感孰與元永處名族而翛然自遠優游六十年無日不在鹿門方山哉章甫頷予言顧侍者書之

母舅季泰卿七十偕壽叙

盖予不類之先夫人十三齡來歸適外皇父續狀母之際云已狀母生子泰卿爲先夫人與母弟而公今年亦七十矣張子曰吾覩泰卿舅而知明哲之後更貧苦不忒其儀未有如我舅氏泰卿者也凡人情起明哲之後更貧苦則愁愁則恨恨則無所自持至不

可究詰其勉爲善者則皆爲農夫焉已昔者白樂天之贈林叟也其詩曰人生何事心無定夙昔如今意不同夙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頭翁此夫無所自持而甘爲農夫者也昔者外皇父晚歲舉泰卿而愛擁置膝前課之書則書已課之莪則莪十得二叅焉皇父色𩕳然而泰卿意靡樂也皇父既捐館舍泰卿事狄母更貧苦甚歡母課之耕則耕課之釣則釣課之織則織課之理嫩束薪細靡零襍則理嫩束薪細靡零襍母色𩕳然而泰卿靡樂也間釋耒赴鷄豚

社酒酣嗚嗚或爲人觧紛釋怨及其他折券委㑹之務必以泰卿則辦泰卿婦對孺人擁穉子而靡樂也盖泰卿之稱曰九所謂名家子者我知之其上起家爲大官印纍纍而綬若若豪于閭里然吾見其人自處非類者矣若者自料不能爲亦不敢爲其次讀父書傳明當世得失之故自成一家言又其次長爲農夫亦可以終老然吾見其人自謂農夫不復有先搢名家之想處汚賤而不羞吾則恥之以故泰卿浮沉于世者七十年其居閭巷猶故也其布衣楚楚猶故

也其嚬笑舉止猶故也其倔强不肯汚賤猶故也其
踦盃健七筋日往来輒数十里猶故也而里人之目
泰卿如賔如友如長如師亦猶故也故曰明哲之系
更貧苦不忒其儀未有如泰卿者也張子曰蓋其配
李孺人則相之李孺人者故同里李翁女李翁素長
者外皇父心奇之而又奇李翁女爲長者女故講好
焉其後孺人来婦不及事外皇父而事狄母猶母也
先夫人以妯娌見孺人而孺人視先夫人猶母也于
是泰卿始沾沾喜稱孟光孟光云于是泰卿爲耕爲

釣爲織爲理嫩束薪細靡零襍涉之而已矣游之而已矣而孺人又儲粲蓄釀手紉綴以候伺泰卿每歲所入薪粲魚蔬果蓏不問有無咄嗟輒辦課子耕課子讀皆出孺人意旨泰卿涉之游之而已矣先是外皇父有宅一區泰卿規爲隧以妥皇父就故宅之左百十步買田築室而老焉予每過之聞雞犬之聲隱隱從叢篠間起與泰卿而場圃話桑麻孺人出棗栗相慰勞如唉孺子我爾時自詫何自入桃源想梁孟之遺風猶有存者杜子美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

七十古來稱其又何足以稱之

封史顧禮初六十序代邑令閔符娄

孚青遵有言蒼蒼筠松落落綺皓盖古今奇偉之士無如斯人而斯人者故濟世之雄豪非各守麋鹿之态而已着也不然以漢王之神武範圍天下何所不得直行其意而徒感慨于羽翼之成歔婦女而誰何乎雖英雄本色踏其窺之適然以終自成其是而要之爲綺皓着真大奇矣龐眉一見歸隱商山何嘗卿雲之來冊山之翼干將鏌鋣之犀利世不常有有不

常見若孚不然其與野煙凡翻鉛劄之用何以擇焉故夫天下之雄不試不見其奇常試不見其大奇駭驟之遝雹過都也歷塊一蹶永息機用此能為奇矣而蹶焉非天下之大奇也休哉封史公於是稱至德矣公才為世儀識邁物表氣凌山岳學茹百川當其發硎于信州再試于沙麓幾于為日為風為雷為雨為景星為鳳凰人知其用之不可盡而翕然巷懷道遥自放于採青舞綵之閒人或咏之則又快然舍去直欲使斯世無得而稱然後為愉快今上甲子徵仕

公拾才八閩還壽公里第人曰封史公解組歸來下二千餘載而今年方稱六十耶已見其容貌秀眉飄然巍巍有岳峙之態曰何壯也蓋公恬于世享而厭乎取精其視名利羶穢之場飄雲過之即微仕知等之喜猶若以為娓娓之人情而弗屑也曰吾所得已多其何容盡予不斂濫竽茲主得以其闇引通籍之證奏觴于公因與言天下事至要害得失之數針芒相接之機壘壘言之若決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而後乃知公真天下之雄一再試而不欲盡故乃可貴

耳稚子曰大塊勞吾以生逸吾以老夫待老而後逸方逸而吾已老者此皆其才識膂力之未至皇皇汲汲思自表見于天下終不能暢快其心之所欲吐多取之念一彼一此何論蠢蠢流輩即古豪傑之士猶不免焉而究且與此蠢蠢者日與接為搆也以槪于公大較殊絕矣夫人情氣壯必有所趨趨必有所止壯遂其自趨而老聽其自止則所謂人者何用予公自用其人以游世趨而趨焉不暢不止止而止焉不使斯世無得而稱亦不快哉可公與天下之雄天下

之大竒也予𦍤游公父子閒方何世臣爲重稍闢寸心之所欲爲而公已棲神于淡漠可望不可即可即不可近聊序筠松之操爲公奏一卮其必令聞者入吾言矣

仰翁周先生六十序 代顧瑞屛

余爲諸生時則與開兆履仲邑屋相望也里中咸稱兄弟爲二難履仲髮甫覆額菁華之譽已滿通都其所懸國門書數數貴洛陽紙價矣父老傳說其太公仰園翁課子特嚴不以人譽滿志晝夜寒暑連床相

爲即蚊嘬指裂伊吾聲與鷄聲無間于特異之故嘗熟習其所課舉子業盖真不負太公之教云戊午之後履仲歌鹿鳴偕計吏走長安而余亦竊附金臺之籍稱同籍兄弟貰酒慰勞歡甚無厭時與二三子商文相賞疑義與析而履仲多慨然白雲之想曰家尊固不以得儁色喜喜卜居旅亡稍從賢豪長者遊乃從吾子雖然家尊生姚江先世之廬墓在焉家祭酒中丞觀所公嘗三仕于吳三無害故不意今者儼然與諸君子獲把臂入林也余因是知太公人姚江而

籍于崑闕其族猶在姚江者以數千計科第蟬聯項背相望顧太公溫克自下與物無競猶記闕兆兄弟讀書余齋中時得數侍太公挹其眉宇煦然春溫聆其謦欬油然醇醪至其豁達大度未嘗不推心置人腹也余自乙丑家居即焚棄筆研勿復問人間事今年秋會廷　召北上而余友盛經守綵六符及年兄夏元禮請為太公六十侑觴之辭且曰目者太公之肯廬墓姚江也益誠闕兆昆弟勿納賀者幣詞而炳等交于太公有年熟識其懿美敢請余應之曰即君

等総知太公當不過余夫太公故隱于朝市而進乎
道者也昔者太公挾重稟從其父自練水再徙吾鄉
親親賢賢薄來而厚往不責負約不報犯義私居奉毋
日調嬰孺之色以教趣其膏肓之疾曰家嚴不遽得
長侍光毋吾更何求于世哉獨辨色課開兆兄弟句
比字櫛午夜勿休即履仲既薦賢書而公意歘然也
曰士所當爲詎止此吾毋怪世之稱大丈夫者朝蛻
褐纓冠夕闒于閭里虹霓莫息旦暮攖人于市則無
寧布衣徒步親賢容衆爲無忝所生云爾履仲隷受

敎以故履仲每對公車輒下薦居邑屋中潮經幕史銳意千古余嘗一再叩履仲帳中之秘既已諳八音現五色今古之業爛然矣而邑屋人猶有不識履仲者緊太公之敎也太公今年六十髮渥而顏丹詳視雅步其所御服物匕筯嗽嗽常與寒士角慷慨然諾不異壯盛時而絕不務為一切閒閒詹詹之智履仲又能左右太公之德修業無窮即太公不以今昔繫懷抱而神完守固故可以自得而無悶矣然則人間滿甲似未可以壽太公要自謂伊始耳余叹聞之開

兆長才遂養數試有司不利吾黨同志咸爲咄咄扼
腕逈太公怡然罔見色慼即屣仲四困公卑居恒念
太公輒欲小就其祿以修君子萬年之祝太公固止
之笑曰曷若以志夫所謂隱于朝市而進于道者非
耶嗟乎千秋大業擔荷有屬毋論開兆玉韞珠藏豈
終輝山媚澤如仲今日所就膺詎不能速得志于時
爲太公所欣爲耶語云公侯之裔必復其初吾已信
伯仲行且徼　聖天子寵命遂中丞之業而漸之其
亦可以壽太公也夫

奚亨之六十序

予與亨之爲同里兄弟之交時亨之年最少而警敏絕倫其所課于時之牘蚤有譽于世里中諸豪長者目異之相與言奚氏自秋塘翁從虞徙邑所施德于四方者甚厚至亨之之尊婆潮先生其業彌著而道益昌户履塗輿飛舸走馬絡繹于道計所布劇脉洞腑之奇以萬萬計是不當有亨之哉未幾而亨之進爲諸生輒能詘其同舍之豪于諸生間者緝藻行義聞于四方亨之雅不自喜又絕不好爲衣冠弟道之

遊恂恂愉愉稱金玉于儕伍中然用其技以射主司之覆輒又小番而大却于是亨之慨然曰吾奉嚴慈之教束髮受書應幾稍稍有立于時而遘會不逢則柰何乃夜發越人書繭而析之則又慨然曰乃今知二十年來和墨伸紙所與諸藍衣幞頭人相追逐者聖人之言也越人之道精入五臟而其用周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既日可見諸行事迷者忽之欲以中根小智之性逃儒而後歸于此道豈不惑之甚歟吾將以先世之業用之四方而四方人士聞亨

之為政則户履堂與飛舸走馬視奚先生時加進焉而亨之讀書不輟恂恂愉愉樂喜無倦故不以先世所布之愈奇而沾沾責效于世也或曰奚先生舉亨之差晚心特憐之所以孚翼亨之者無非繕衛調劑之妙亨之于此道若有天性焉故其取效神而速化亨之笑曰誠有之雖然聖人豈為方以待緩急哉亨之飲性不當中上而溫克之用間遊酒人以自快性狎藝植看圖書所前後多列盆盎編花竹間就四方冠履之聘樂志而歸輒仰面看白雲飄然曰嗟哉乎

我毎自問爲吾曩者所爲何至不如今人負今思之
就使吾爲今人而牽于文法慮于得喪較今日所得
孰多矣予與亨之交不下四十餘年所見亨之啓口
動履周旋盤辟初無異曩者少壯時而骨相通舉兩
眉間熠熠有光氣意亨之必更有進于道者故嘗與
同里諸人約爲相徵之遊亨之與焉而亨之今年春
秋六十將有進于亨之于是諸君子聞之源源而至
曰即吾鄉不能私有亨之道廣四方而君等柰何以
一日之祉不令荷戀者盡意也嗟乎亨之山中之業

如日升月恒如川方至則吾鄉春酒之介所欲致焉享之者要自六十昉耳是爲序

支母白太君八十序

古之頌母德者曰柔静剛方內言不外歷多年所宜其子孫以無違夫子之則極矣然必有福焉毓之福者何也子若孫才且賢而能盡其志與物之謂福能享朝廷之榮祿尊爵不慭其儀之謂福冠翟帔霞綵身逸樂而無異同先後之感之謂福即純嘏難若不無少生其念而子之子孫之孫彌久彌昌彌順之謂

福夫是數者即若域之內外故未數數矣封宜人白
太君夫亦區宇之間值而今昔之懿爍者哉太君自
其少來歸高苑公而撫朝議讀也已居然毋儀能使
朝議公忘失恃焉得致力于文章歌鹿鳴而南歸也
宗老相與言即吾宗多壼範莫踰之矣已從朝議官
吳橋守酉康理鹽筴七閩分司囹閡前後幾二十年
太君皆就板輿養而寂無爲焉晝聞朝議治理夜聽
彙貽兄弟課誦未嘗不開口笑也已朝議致其政歸
崑山又數年而太君開七袠又十年開八袠嘻懿矣

甚矣今年夏六月某日當太君設帨之辰彙昭以前歲觴觴太君堂上其宗老樂山請予請爲侑觴詞予曰曩從君家朝議公起居太君甚悉而又辱與彙昭叅議論之末予每覺言表意外時有李密劉殷之思固知彙昭之能善養而皇皇然期太君之能逮其禄也太君起居則何如樂山等曰髮黟齒堅神明如故旦起猶課婢子操作如高兗公筑筑苜蓿時雅無所實念獨秋風桂子端坐默默則意在彙昭耳予曰懿哉予猶憶太君七十時辱朝議公命撰不朽詞以進

嘗稽留守先生青袍瀴毋之義謂朝議可庶幾焉乃
迺着偶讀　文皇帝孝順錄載君家來鶴主人孝感
事尤異之語云公卿之後必復其初今夫豪貽方當
以文章名天下盡植朝議未竟之事由八袠而期頤
予且得載筆婆娑其閒予太君柔靜方劍内言不外
故予莫能詳而福履綏之勿替引之即不文毋敢自
匿其蕪陋矣樂山公曰固也吾宗先君初以良民籍
崑山散處四方獨朝議公華施于時終返其鄉而有
豪貽可不泯沒　今天子御宇肅清黨瀕吾宗有以

祖籍官岡伯者以挺立特聞　朝廷褒重之太君聞而沾沾喜語彙貽聞汝家重黎氏典于支遂賜姓迄于今代有忠孝慎無忘而祖而父志言既色意赧然彙貽退語其家人曰覺爾時太君益猶有故鄉之思云嗟乎如樂山言倘予所謂歷多年所宜其子孫以無違夫子之則者若域之内外太君一人而已矣是爲序

王母梁夫人七十序

往遊里中諸兄弟間不下數輩與予簃同年生者則

桂峯王兄仁恕長厚時以亍淼號邑饗之儁歡樂其
太公懷田翁長指爪喜藝植徑花盆卉芬馥圖書左
右客至能爲咄嗟之具偹賔主歡桂峯調色視膳無
趣居經營之勞蓋其嫂梁夫人實相之當是時夫人
賢聲藉閭里門楣閫範里中無踰王氏者後數十年
桂峯稍稍倦游遂謝去其諸生䋲以清虗自課杜門
却掃日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而夫人內紫燕
寄外奉賔客課其子康侯君益爲砥行克家之業惟
紫惟恒濟如也秩如也予既屢覩屏居環堵之宫與

王氏邑屋相望撫往追昔或感慨係之而夫人今年行歲七十鬒髮皓齒率衆作務無異曩者相桂斧兄時而康侯亦稱五十歲人矣方率諸孫曾舞斑戲彩修里中絶盛之事里中友人俞君其恭飛觴走斝將效萬年之祝而俾予侑之以詞予老于日月之下不覺遂久嘗竊覽觀比閭萬家之聚豐儉互更盛衰踵至高門甲第往往丘墟獨南郭王氏聚族而處若自爲一籬落其人物之整清卉木之鮮茂又若武陵畏壘邈然與世相隔無盛衰豐儉之變與今昔飄忽之

感豈易得哉閨門之範多矜恭婦陶毋故嘗平氣以
覩之德耀綺縞粉墨嘗試梁翁以覩其志後乃出椎
布懷中似未免有作使伯鸞之意陶毋對薦截髮爲
士行通賓客以起名譽則亦猶之乎望塵而趨者也
以覩于夫人婦道姆儀不幾閨房之秀[illegible][illegible]與諧士
爭烈乎予猶憶年少時睹桂峯里第同雲翔雪朕帶
几案爾視盆盂間桃實纍纍作絳霞點翠翁詢以咲
予予笑謂桂峯即曼倩避世金門然不聞其父子之
遊公毋傲曼倩耶翁亦大笑由今思之怱怱如昨日

顯今者蹉迍之是介福至妳又在康侯君益而君子
百年轉盼故可以輾然而一笑矣

顧母彭夫人六十序

予友顧子葺數椽南城讀書奉母其中夏扇冬温昕
夕省視惟謹一譚一笑惟恐氣相觸也母彭夫人樂
而安之而顧子瞿然有缺養之色母謂顧子曰兒無
吾憂吾食于子自愉適志矣昔吾侍夫子而羸所入
錢布米粟麻菽細靡之物歲千所役内外臧獲指百
所御繒絲釵釧歲不下各數十而吾兩眉蹙然晨

先遷于壁邊巡侍姑惴惴惟不當旨是懼迨丙夜不
得休夫子性繁急多四方氣類交所須即咄嗟辦乎
猶復置于脣舌今食于子飽吾嬉焉寢吾惺焉小小
倜女緣而兒色吾勞矣吾所聞戶外履績然多孝
弟媚睦之談嘯咏琹樽之事頃之無非長者語云富
不如貧吾乃今知之兒無吾憂君子聞之曰孝哉顧
子令母忘貧而勞其富居久之于是母夫人得歲六
十顧子觴焉母謂顧子曰止兒無我觴聞之古人子
之觴其親也無時而今人必以初度必以初度則其

爲觴也有間矣顧子瞿然跪而請曰兒奉母命孝不逮古人而觴必不爲今人則何居母所聞屢躋續續非獨其人長者蓋亦嚮有文云兒請以長者之文進母其許諾于是母驩然許之矣以告其友張子張子曰凡觴者爲母非獨爲其子也今夫富勢之家其觴以時則有斜行淡墨錦字繡縫之文焜煌堂上百拜于下其人多竊竊之色達爲觀而已矣窶人子具草蔬糲飯子母欣然一飽乃不知春秋何序人樸耳樸則無文觀則爲具此兩者皆不汲其情若先顧子之

觴母情及之矣今人有鬚眉無男子聞有是言富不如貧者將吐之而彭母言如是斯不爲顧子之母也哉于是諸進顧子者各爲文歌詩以進母𩕳然受之張子亦繼賡其後君子曰是母是子是舉也其賢于以祝慶者乎

周母顧夫人六十序

歲已巳陽生之前一日是爲周母顧夫人春秋六十其子服堅王汝蘊美箏縩綵絲觴請于鄉卿將舉萬年聚順之慶而賓從戚友共歌樂之纚纚洋洋僉謂

夫人之內美不勝書也予竊自許所聞見于夫人之六十者幸詳而覈庶幾彤史之質焉不揣僭為之序

序曰夫人予內兄甸伯公女也甸伯無子子夫人以故慎所偶情特至而是時御史公適與甸伯為古形爾汝之交遂以字緒鄉行年較一歲猶兄妹也甸伯既以夫人付其配李太君太君多讀書詠夫人有禮則而家貧落公私逋責堆委萬端皆有於太君夫人雖處閨房刺繡之間猶婺婦女也已歸緒鄉稱邑覺之隽得所天矣而是時御史公未顯貴太恭之業漸

滄夫人瘁瘏拮据以奉御史封孺人而退以佐緒鄉之讀者何不至焉故雖兩族之閥卓然大家猶辛勤婦也御史歷劉中外歸老林泉供帳施予交際問餽什伯往時而下以為服監凡弟修脯徵求之費視他族之行其常然者不啻倍蓰蓋緒鄉之隣師取友常倍蓰他族而夫人之為其子徵而為之求者亦常倍之而蓰之以故夫人歷豐約之遭而心特苦如一日知者謂夫人雖至于今猶嘸嘸寒素之素不自諭也惟是夫人之範于茅太君者既厚既貞而氣深穩挺

徒多丈夫之槩蓋嘗信之其蒙難時也往者哮虎爲虐奚啻鼠尾撩鬚即緒卿討亦不知所出夫人慨然曰伯仲差長當居内季甫夫子居外其各勉之侍者捻面而啼夫人曰天乎天乎當不虚生此三人者予周令巢覆而卵破也于是朝爲嘗膽宵爲枕戈三年而御史之誣大白廟見太僕冀其髮半斑君子曰烈女哉漢范毋之風霜難乎見行事矣未久而申子先驅丁卯後勁夫入沾沾喜曰吾固知周之必與蓋有剌史太僕御史之德與吾夫人之志爲吾固如天不虚

爲我生此三人者而脫有遺也君子曰賢母哉亢宗顯名即鬚眉于男子中未數數也嗟乎此予所聞見于夫人之六十者不敢溢然弗敢秘也夫人恭而有禮儉而好行其德蒙難不戚持盈不倦伊昔季子之歌鹿鳴南也其家衆有以難故散之四方者躄躄羅拜于前夫人曰若等今無恐有家訓在謹守之逸樂終爾躬矣聞者悚服其言相傳說以爲李太君之教也昔者李太君視子内子如其女而夫人繼之視如其姑李太君故予于夫人萬年之祝徵其實而不以

頌以頌則請自緒卿明年大慶昉焉

李母丘夫人五十序

予以通家子間侍中丞李先生則先生時已謝政營菟裘玉山之陽就養太史公兄弟間而與丘夫人壽屋居也蓋憐其季子文恬君少便提誨焉當是時先生杜門却埽公正自課所御服物滅䉲出入之周必衆于清約而外當四方賓客之交輪蹄卓轂稠疊輻輳乃至戚里餽問之儀故老周給之義夫人一受成畫于先生各當其所事退則文恬君母令諭則洗腆

聚師何不至焉先生輒爲剖解文恬性警敏有所悞詖多瀾大自喜無詹詹間間之態而夫人引繩約之要于節中而止先生心知季子敏捷不深問也當是時太史公愈嚴重夫人每退語所親傅宥之父以慈止毋以嚴稱臣觀于丘家毋直義耳能委曲順適家大夫而式穀乎弟禀凜也斯不亦嚴稱哉于是文恬壯有室夫人爲肅闈政見于中丞先生先生意彌自得久之而先生捐館舍則夫人述先訓訓文恬外當賓客之交內修衣冠蘋藻之節如先生時而加慈焉

文恬敘唯諾受成事昕夕定省必時必飭而夫人涖
涖自喻適志矣于是夫人春秋五十文恬酬爵以進
而夫人𢥞然曰先大夫以爾授我辛乃見頭角然未
進啜水而徒藉先大夫之義膏粱衆弱相狥俞是何
心哉雖然吾事先大夫歷中外久則嘗聞且見之矣
大夫雞鳴而朝出以詒其屬吾未嘗不贊以恭日出
視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委蛇吾未嘗不贊以
儉而先大夫無不艱然于予言也小子識之而無忘
先大夫之義則我壽矣君子聞之曰慈母其敬事其

先大夫而因以爲壽予昔侍中丞先生交于文恬知爲出廐之駒不煩鞭影既數年而風義日上循循然履繩而蹈墨也時有會享必請于夫人乃行夫人輙從屏間聽之知爲長者盤飧日進昔昔之歲文恬享予梅石之館數起入内其侍者云每膳必上食太夫人而後敢嘗也由是觀之夫文恬亦可以壽夫人矣以文恬之才即旦逮摩天何遠然而生今之世公正流離何如修植先烈以俟其時之可爲也予每讀子推綿上之歌蓋有懟心焉范孟博趨修善蓋而身掛

黨籍其如白頭老人何哉故夫居今之世如文恬眞
可以壽矣友人宋輔卿輩請壽夫人遂以序之